

纸上房

# 《人生》的另一个版本

## 简论《行色》兼及许健言形象

彭正生

1981年,路遥写出中篇小说《人生》,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改革文学经典。时隔40年,胡恩国完成了长篇小说《行色》,是安徽新时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两位小说家,一南一北,人生道路、文学成就迥异;两部小说,人物性格、语言风格也差别不小。尽管如此,《行色》与《人生》却有不少值得比较和讨论的地方。它们的叙事时空类似,人物结构一致,且都在思考转型时代农村知识青年“怎样人生、如何选择”这个共同的文学命题。可以说,《行色》和《人生》是当代文学长河里互为镜像的“姊妹篇”。

高加林生活在陕北高原,许建言生长在江南水乡,他们是两种不同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但是,高加林和许建言的符号/象征身份却是相同的。他们都属于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社会里读过书、上过学的知识人。因为有文化,他们也就不同于绝大部分的农村青年,做一个合格的农民、娶一个贤惠的农村姑娘已不再是他们的人生追求。高加林和许建言面对着同样的人生命题:他们要在进城与留乡之间进行艰难抉择,也要为选择现代城市女孩还是传统农村姑娘为恋爱对象而纠结、困惑。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同样的伦理难题:如果抛弃农村的恋爱对象,就要遭遇文化传统带来的道德压力,背负一个“负心汉”的名声。

因此,高加林和许建言是“家族相似性”的人物形象,《人生》与《行色》是“家族相似性”的小说。《人生》的故事发生地是路遥所谓的“城乡交叉地带”,时间是“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也是《行色》里的故事时空结构。这种平行的时空关系为小说家反映城乡割裂下的社会生态与时代转换中的文化心态提供了稳定的视角。其次,《人生》与《行色》采用的都是叙事文学里并不鲜见的、经典的“一男一女”关系结构。前者是高加林与黄亚萍、刘巧珍的关系,后者是许建言与莲、樱的关

系。再次,《人生》和《行色》的“家族相似性”是主题指向的同一性。路遥也好,胡恩国也罢,他们都希图回答或揭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然而,《行色》终究不是《人生》,高加林终究也不是许建言。高加林的人生故事并没有讲完,路遥最终也没有按照编辑王维珍的意见写出《人生》的续篇。而胡恩国则在路遥终止的地方,顺着时间与生命之河,让许建言走完了高加林的下半生岁月,也让《行色》呈现出与《人生》不一样的风貌。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路遥写完了《人生》的续篇,高加林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结局?循着小说的内在叙事规律,答案其实是清晰的。高加林的人生目标是告别乡村,“渴望远走高飞”,“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他是一个不愿、也不会向命运屈服的人。他必然会再次离开乡村,努力追求他所认定的理想,这既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是小说的内在逻辑使然。路遥让高加林匍匐在黄土地上,然而却高昂着不服输的头。相反,胡恩国让许建言在人生奔波、生命辗转之后,却坚定选择回归乡土,扎根故乡。虽然许建言也曾心生“是不是一辈子就待在这山窝窝里过日子”?这种不愿安于现状的自我追问,好像是高加林人生信条的隔空回响。可是,许建言在告别了红颜知己、送别了父母双亲之后,变得务实、稳健,最终,他安静地“过着平静的山村岁月”。于是,《人生》和《行色》为我们留下了外表如此相似、实质却又不同的文学形象:反抗命运的高加林形象与顺应时代的许建言形象。许建言终究只是高加林的另一种文学版本,而不是复制版本。

高加林和许建言不同的性格特征、生命感悟与人生结局,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启示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高加林与许建言代表了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形象:高

加林是我们不安定、不安分的青年形象,而许建言则是我们安稳、成熟的中年形象。

不过,选择谁成为自己的恋爱对象——是城市女孩,还是农村姑娘,这才是高加林与许建言形象之间更为重要的区分之处。起初,高加林和许建言处于同样的情境:他们在人生的低谷时期都遇到了拥有金子一般的心、善良的农村姑娘。后来,他们都又遇到了有知识、现代的城市女孩。他们面对着同样的困境:选择最初的恋人,还是选择后来的恋人。可是我们看到,《人生》和《行色》有着类似的开头,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虽然高加林对刘巧珍也有不舍的情感,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分手。所以,许建言在大学时期又邂逅生在城市、成长在市委大院的樱的时候,我们甚至认为《行色》必定会重复《人生》的叙事俗套——就像高加林放弃刘巧珍一样,莲会被许建言抛弃。然而,胡恩国没有效仿路遥的写法,他“顽强地”让许建言与莲只是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这种突破一般读者期待视野的故事结局,体现出胡恩国文学想象的理想主义色彩。

高加林的选择是理性的,合乎现实逻辑,是彼时代农村青年翻身换命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人生》是现实主义的,它讲述的是符合时代规律的故事。它的现实主义,被高加林选择黄亚萍所定义。与之相对应的是,《行色》则是浪漫主义的。它的浪漫主义,被许建言坚守初恋女孩所赋予。这种浪漫主义,既让人感动,也令人温暖。当然,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其所暗含着的都是小说家的价值观与叙事伦理。现实主义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真实,理想主义给我们俗世的慰藉;现实主义带给我们疼痛,理想主义给我们疗伤。归根结底,我们不是高加林,就是许建言。进而言之,我们或许是高加林和许建言的综合体。(本文系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领军人才培养工程项目成果之一)

浮世绘

# 花荡

许冬林

每日上下班时会路过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尊雕像,是位古代的将军骑着战马挥舞着兵器正在冲锋陷阵。春天时,会经常进园子看花,顺着看一身戎装的将军雕像,看着看着,慢慢看得心惊。

似乎这些盛开花朵里,也夹杂着金戈铁马的动荡之气。

素白的梨花,娇媚的海棠,端庄的玉兰,以及小家碧玉似的粉色李花……那些累累簇簇的花儿,仿佛正以千军万马之态呼啸盛开着。在我仰视的目光里,那么多的花蕾都张开了花冠,仿佛重门次第打开,迎接阳光的加冕和蜂蝶的朝贺。在春日,走在花阴下,便是走进了花的浩荡大军队,走进了花的奢华国度里。它们把所有的家底都兜出来,呈现盛开。开得真是盛,盛得让人担心。那么蓬勃盛大地开放,总有撑不住的时候。

不论桃还是李,不论海棠还是玉兰,这些树,在春天,开放得天真烂漫,也开放得烽烟四起。那些花瓣,饱含汁液,散发芳香,像是盛世霓裳,也像是前仆后继举起的战旗,向着更高更远处的树枝发起冲锋。

花朵内部似乎也有战争,它们彼此推搡排挤,都在追赶着阳光,都在抢夺最好的向阳位置。它们相互追赶着盛开,有一些开不动了,蔫下来,被新的花朵踩踏掩盖。在繁丽的花海之下,此消彼长,此生彼灭,倾轧和斗争一刻未停。坐在花阴下,听见蜂蝶飞舞的热闹之声,这些蜂蝶之声掩盖了花朵的喘息、呐喊、呻吟、叹息抑或唱诵。

在落雨的早晨,横穿一整个公园去上班,我像是晚明西湖边的那几个文人,横穿了一段改朝换代的历史。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夜风和雨,带着草莽英雄扫荡而来似的钝力,加快花事涤荡。不论它们昨天是相互挤对着开,还是齐心协力地开,现在,它们都交给了风雨。风雨清洗高处和低处的树枝,重新安排花朵及其他一些事物的命运。低处的灌木丛上,假山上,湿漉漉的林荫道上,草地上,小河上,到处都是流落无主的花瓣。红的,紫的,粉的,白的,数不清的碎花瓣落在地,在尘土里,在流水。昨日那奢华盛开的花花世界,已经四分五裂,已经七零八落。抬头看树顶,已然空荡冷清,寥寥的几朵还没零落的花儿,像个落寞哀伤的送行者。

生命的轨迹是一根抛物线。在抛物线的顶点处,空气只需微微动动手脚,一点小小的空气的浪,那些堆积高耸的花朵便开始坍塌,瓦解,随风飘荡。是的,即使没有雨,花朵一样会坠落。它们会被自身的重量所诅咒,坠毁到低处。没有雨,它们可能会被微风吹送着,把流徙的旅程走得更远一些。微风会把这些被命运诅咒过的破碎花瓣送到游园人的头顶上,送到熙熙攘攘的街巷里,送到停在地铁口的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它们最后被环卫工人收入垃圾箱桶里,运到城外去。它们再美,再盛,终究寂寂无闻。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坐在夏初的宁静里,我抬眼看那些绿得几近黛色的树枝,暗自感喟。回首它们的花开时节,多像养肥了的欲望。它们用颜色作姓氏,红最炫赫,黄是尊贵,紫和蓝暗藏凛然兵气,白作书香世家姿态……这些颜色,各寻高枝驻扎,俯视低处幼草、苔藓、菌类和奔忙的昆虫。这些花儿,在三春的阳光下,曾经开得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曾经开成高门望族赚尽世人的仰视。

三春之后,风雨过后,花朵被拆解,重新回归泥土,比草更低,比苔藓、菌类和昆虫更低。比平民还平民。花朵终于安静,生出无限善意。它们与泥土交融,成了生物圈食物链上的一环。

当绿叶在枝头膨胀,青涩的果子怯怯又欣欣然在枝叶缝隙间隐现,一棵树至此完成一个季节的更替,开始新一轮的追赶和新旧交替。

每一回上下班,路过花事阑珊的公园,像路过硝烟已歇的战场。那些曾经汁液奔涌的花儿,现在弃甲倒下,战袍遍地。隐约的花香像是还没干透的血液,像是还没被风吹散的呐喊,像是它们挂在胸前的姓名牌。它们被暂时辨认,它们很快被尘土掩盖。

短章

# “遇见”年轻的父亲

丁瑜

前些日子,我在电话里和儿子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现代医学,你老爹‘大限’就是今年了,享年69岁。”其实,现在说起这次生病仍然心有余悸,只是不想给在外地的孩子有什么心理负担,所以尽量说得轻松一点。

50多天前,半夜里,突然小便就堵住了。一开始也没当回事,以为去药房买点降火的药吃吃就能解决的。在家熬了一天半,发现情况不对头,坐着躺着都痛苦得不行,这才去了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一检查化验,是前列腺增生和发炎,肌酐和钠指标一高一低,医生说再拖两天就麻烦了。插管导尿后立刻浑身轻松,指标第二天基本正常。医生说一个星期后再来医院拔管。以前没生过什么大病,极少去医院,以为这场病也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拔管,小便很快又解不出来了,下腹部还出现阵阵绞痛,只得再插上尿管。这样插了拔,拔了插三四个来回,检查出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比正常值高了有10倍,原来还算平和的心态也瞬间转化成焦虑了,就连天空也仿佛暗了许多。随后平生第一次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精心诊治,最后终于彻底解除了我的病痛,出院的那一天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与爱人一起在门诊部一楼大厅办完出院手续,再返回住院部取东西回家。生病这段时间检查化验这条线路来回回不记得走了多少次,第一次发现大厅北面墙上有一个很大的宣传栏。人的心情变了,眼界也变了。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去年办的纪念建院70周年专栏。开头有一幅发黄的大照片,照片上的题款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幕典礼合影留念1953.12.1”。照片下面的蓝底白字介绍,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是1952年由安徽省政府投资,芜湖市人民政府成立

后创办的芜湖市第一所综合性医院,设编制床位130张(档案记载为150张床位)。1953年12月1日正式建成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是历经70年的风雨坎坷,今天的第二人民医院已经从照片中的那座二层小楼,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一院三区”的规模已经初步形成。

我们突然就激动起来,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医院首任院长的名字就是我的父亲。我们站在宣传栏前,重新端详起那张合影,看着照片中密密麻麻的人像,距离又远,根本看不清。我将信将疑地对着照片拍了一张,回家后放大一看,果然就是父亲。戴着一顶八角帽坐在人群中,好年轻啊!

他身前身后的人都很年轻,很多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有的站着有的蹲着,但都是那样朝气蓬勃,充满自信和活力。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阳光就写在每一

个人的脸上。

70年过去了,照片中的人如今都垂垂老矣,有一些人甚至已经不在。父亲年轻时投身抗日战争历经生死考验。他在世时常和我们说,他这一生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参与了二院和芜湖市中医学校的创办,都是救死扶伤的事情。但是他怎么会想到这所医院在70年后帮助他的儿子度过人生中一段艰难时光,再想起住院的这20多个日日夜夜,想起陶凌松主任抱着病体一边给我治疗,一边还要给我解除思想上的负担;想起年轻的秦海波医生不仅技术精湛,还非常沉稳低调的性格;想起孙燕护士长和她的团队如家人般的护理;想起医生护士们没有假日、不分昼夜操劳的身影,对病人的体谅和理解,心中涌出无限感动。

我对照片中的父亲说,你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可以放心了。

龙潭寨的龙潭,就在胡百万故居旁。潭深8米,30余米落差的瀑布飞入潭内,水清如镜,潭右石壁的白色石纹,形如飞龙,因此取名“龙潭”。我们围着那一汪潭水转了一圈又一圈。见飞瀑跌入潭中,成珠、成纹、成烟,随之向四周分散。分散开来的潭水沉静,水清如镜,可临水梳妆。浅滩里的石头、游弋的小鱼自是一览无余。掬一捧潭水喂了两口,唇齿清凉;又用那潭水洗了洗脸,满心期待自己生慧眼、生慧根,借此完成自己想做而未完成的事情,余生不留遗憾。当然,这只是期望与臆想。

枕山、环水、面屏,还有飞瀑高悬,松柏苍翠,竹簧幽径,山光水秀,这景色绝佳的地理位置,怎不叫人喜欢?有如此的秀山秀水做依靠,胡氏一族兴土木、架高梁、建宗祠。宗祠整栋建筑总面积约600平方米,为土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至今依然能看到那坚实挺立,屋内雕龙画栋,结构精巧,装饰豪华。人们都说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皆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堪为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之典范。

后人纷纷说龙潭寨的好风水成就了胡百万的巨富,传说虽然不可全信,但一个家族的兴旺,一定是离不开耕读、善良、和谐等良好家风及传承,龙潭寨里,至今依然能感受到这份深厚的人文积淀和谦和家风。

岁月增长,我越爱地喜欢古民居,在老屋的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寻到过去的气息。总觉得那些流逝的光阴依然真实地存在于老屋,我也相信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串联着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此期间我们能获取些什么。

人生不易,偶尔与山水相近,听听古往今来的故事,虽不能以古明志,却能消磨一段不可丢弃的时光。如同那日在龙潭古寨遇到的民间音乐传唱者一样,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润色这一方山水,也给我们这些过客留一个回念。

得山水清音,如此甚好。

闲情

# 探访龙潭古寨

张玲

皖西南地区多山、多水、多古民居。那些农耕文明的遗存,别有一番厚重的底蕴,像是饱含沧桑的智者,记录着千百年来风风雨雨和变迁。一如深藏在地窖的陈酿,经过时光的浸润,变得越来越醇,越来越回味无穷。太湖县就有两座保存完好的古民居群,其中一座就是龙潭古寨民居。

龙潭古寨坐落在太湖县花亭湖畔汤泉乡境内,东连天柱一隅,北依岳西山水,有说在天柱山之麓能看到古寨。据史料记载,元天历二年(1329),江西大水成灾,一位名叫胡海璇的人,由江西瓦屑坝出发,携妻带子,见此地山环水抱、溪流灵动,是个风水宝地,遂定居此地。此后胡氏一族就在河两岸繁衍生息。

我与龙潭古寨有过两面之缘。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误以为是潜山境内龙潭乡的一个古寨,得知自己的浅薄后,决定与朋友前去探个究竟。待我驾车从潜山水吼镇出发,用了半天的光景,翻山越岭到古寨时,这其中,翻了数十个岭,转了无数个弯。舟车劳顿之余,沿途的景色也让我赞叹不已。草木青,芦花白,蓝天蓝,与云朵比肩,与

飞鸟同行,喜悦之情与风景一样灿烂,那感觉不可言喻。在山之巅俯瞰,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开阔,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有想向大山大声呼唤的冲动,欲将心中积蓄的晦暗在呼喊中消散。

虽有美景在即,说实话,我是有过后悔的。爬那么高的山,走那么远的路,仅仅是为了看一眼那个小小的古寨,是否值得?懊恼归懊恼,看寨的步子依然继续。

我是跋山涉水来看你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一棵数米高的芭蕉树吸引了我,依山而立,笔直高大,蕉叶如扇遮天蔽日,留一捧阴凉给过客,素朴清雅之风随显。记得访苏州园林时,每个宅院角落里、天井内,或是庭廊边都种有芭蕉树,觉得那青绿的芭蕉树就是古民宅的注脚,有了它的衬托,老屋就多了雅致之韵味。

踱过一树的阴凉,再过五福桥。这龙潭河上的五福桥饱含古韵,是清代乾隆年间,胡氏后裔尚多公带领五个儿子兴建的,取名五福桥。确实如此,200年前建的桥,桥也为寨子里的村民服务了200多年,承载着寨人的寒来暑往,也见证了龙潭寨百年沧桑变化,可谓造福多多。